

劉鴻萬著

工業化與中國勞工問題

國民經濟研究所主編
商務印書館印行

455.3
822
國民經濟研究所丙種叢書第六編

工業化與中國勞工問題

劉鴻萬著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初版

(*31324.1渝熟)

工業化與中國勞工問題一冊

渝版熟料紙

定價國幣壹元貳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著 者

劉 鴻 萬

主 編 者

國民經濟研究所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重慶白象街

印 刷 所

商務印書館
各 地

發 行 所

商務印書館

序

二十五年以前，筆者即主張我國必須工業化，並作文加以鼓吹；嗣後對此問題之研究與討論，未嘗或懈。在初國人多未加注意，然自抗戰軍興，工業化之需要乃深入人心，而政府且定爲國策焉。然一般論者，對於工業化，猶僅視爲工業本身之發展，而不知其他一切經濟事業，組織，以及政治，社會，文化等，在工業化時代中，亦與前此者迥異。唯此種變遷大半屬於漸進性質，而時間先後尤不一致，故一般人不易感覺耳。然工業化之涵義固不專指工業一項，其影響所及，極爲普遍，故研究此項問題，範圍甚爲廣泛。國民經濟研究所同人及所外特約研究員，於二十九年，即從各方面研究工業化，分題擔任，從事撰述。每題皆經各同人詳加討論，一編撰成，後經精密審查，故雖爲多人所撰著，而每編皆足以表示全體同人之意見。研究宗旨在明了我國欲達到工業化之目標，在各方面所應努力改進之事項，並建議政府在戰時與戰後所宜採用之方針。唯戰時政府既隨時有新的設施，而經濟狀況又常有新的變化，每一稿成，輒須刪改多次。歷時數年，始克竣事，共成農業，工業，礦業，貿易，交通，貨幣，金融，人口，勞工，資金與企業組織及工業化與我國文明，共十編，列爲本所丙種叢書。現承商務印書館允爲

出版，各編已開始陸續付印，特綴數語，以誌原委，海內鴻達，希垂教焉。

劉大鈞 重慶三二，九，二二。

（此處為模糊之印刷文字，內容難以辨識，僅能辨認出部分詞句如「出版」、「各編」、「陸續付印」等。）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戰前我國勞工狀況之特點	三
第一節	工人之數量地域分佈與種類	三
第二節	中國工人品質之優劣	六
第三節	工人待遇與勞動狀況之惡劣	九
第四節	勞資爭議	一六
第三章	戰時勞工狀況之變遷	一八
第一節	變動情形	一八
第二節	變動期內之困難	二三
第四章	戰後改進勞工狀況之方針	二七
第一節	勞工之再分配	二七
第二節	勞工訓練	三七
第三節	工人待遇與勞動狀況之改善	四四

第四節

失業之防止勞資關係之改進及勞働服務制度之繼續推行

二

五

第五章

結論

六六

六七

工業化與中國勞工問題

第一章 緒論

經濟之發展必以勞動爲基本，有勞動然後始能使自然之物資供吾人生活之用。但在工業資本主義以前，農業工業之生產皆在手工階段，方法簡陋，範圍狹小，勞動者與生產單位亦皆渺散在，勞工亦不能自成一階級；故當時爲求經濟之進步，只注意技術之改良，而勞工本身之能力與組織等尙不成問題。至工業資本主義開始發達以後，始一方因工廠制度之發達，生產方法複雜，勞動方式既須用集體制度，而其工作方法亦以大規模之分工合作爲前提，個人工作僅稱成機械活動之一部，而由企業家予以統一的有系統的指揮與使用；各種工作部門既有密切之關聯，各種工作種類亦多相互之代替性；因此工作結果之良窳，亦不復存於個個單獨勞動之技巧，而繫於全勞工階級之能力及其運用。他方因勞動與資本之分離，大多數人口既變爲勞動者，而勞動者亦不復再爲生產手段所有者之一，僅成一種生產工具，賴出賣其勞力而生存。於是經濟狀況之盛衰即影響及全勞動階級之生活，而勞動階級生活之是否穩定，復影響及全社會

之安危與發展。

中國過去爲純粹之農業手工業社會，抗戰前數年始逐漸踏入工業化之階段，故一般勞動狀況既仍保存前資本主義狀況，卽少數之工業勞工之狀況，亦尙未脫農業社會色彩。抗戰後雖因後方工業之發展，勞工狀況亦有急劇之變化。但或因規模尙小，或因限於局部者，其基本困難仍未克服。吾人所主張之工業化，希冀改變過去農業手工業之生產機構爲機械化與科學化生產之機構，則此等勞工狀況是否易促其實現，必須先加探討。故本文卽首對我國過去勞工狀況不易促成工業發達之各點，略加論列，次就其在抗戰期中所生之變遷予以說明，然後再對促進工業化所需之各種解決方案加以擬議。但工業化之中心既在生產方面，故本文之討論亦僅及於生產要素所需之勞工而止。至若成近代重要問題之各種勞工問題，如勞工運動，勞工團體等皆不在本文討論之列。且工業化之主要手段在圖工業本身之發展，故吾人亦只注重工廠工人之狀態，至若工業勞工中之手工業工人以及佔中國勞動人大多數之農業及勞工，則除有關各點略予提及外，餘從略。

第二章 戰前我國勞工狀況之特點

第一節 工人之數量地域分佈及種類

戰前我國勞工之特點，就工人之數量地域分佈及作業性質言之，不外工人數量微少，地域偏在與輕工業之偏重而已，茲分別述之：

(a) 工人數量之微少：從事工業之人口在一國全職業中所佔之成份，常為該國工業化程度最明顯之指標。如一九三一年時美國總職業人口（包含有正業者及失業者）中，工業人口佔百分之五十，德國於一九二五時工業人口佔百分之四一，日本一九三〇時之工業人口則僅佔百分之二二（註一），莫不顯明反映各該國工業化程度之差異。關於中國工業人口之數量向無完全統計。且中國新式工廠不多，多數工業皆為小規模之手工業與家庭工業，故其調查實際上亦極為不易。據中國經濟年鑑之所載及中國經濟統計研究所民國二十二年實地調查所得，中國本部主要省份（東北四省及滇黔等省除外）合於工廠法之工人僅五十餘萬人，再加其他不合工廠法及特殊性質之工廠（如兵工廠造幣廠等），共計亦僅八十餘萬人（註二），更加二十萬之礦工人與十萬之交通工人，則中國之近代工人不過百十數萬人。（至若手工業工人雖無直接

調查，但據中國國際勞工局過去所估計之中國工業失業人口約為三百萬人，此中所含大部皆為各地之舊式手工業工人，與前者似無甚重複，則中國本部所有城市中之工業人口亦不過四百餘萬人。更依金陵大學農村人口調查之結果，中國農村人口中有百分之一為專營手工業者，但若以中國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五為農村人口，則中國本部上舉會調查之各省人口共約三萬萬八千餘萬人，於是此種在鄉村中之手工業者又當約有三百萬人，是以中國本部人口稠密經濟文化發達之區域中，一切從事工業者最多只有八百萬人。此數可以概括全國，因其他邊疆省根本無新式工業之足道也。

關於中國之職業人口數毫無可資依據之調查，不過若將中國人口中生產年齡人口所佔之成份與其他國家相較，如此等國家之生產年齡人口情形與我國相似，則亦不妨由此等國家之職業人口數量，而推斷我國之職業人口數量。倘按我國人民之體格壽命情形而將生產年齡定為十五歲至五十歲，則由我國過去各種調查結果換算（註三），我國之生產年齡人口約為全人口之百分之五十六，此實與一九一〇年時（因此英德人口之年齡構造尚未受上次歐戰之影響，適於與我國相較）英國之百分之五十七，德國之百分之五十五相似（註四）。而該二國一九三〇年之職業人口各為總人口之百分之四十七與百分之四十九（註五）。（因手頭無一九一〇年此二國職業人口數材料，故不得不以此同時期之材料混合推算，但實際所差當不遠。）故此二國生產年齡人口中最少有百分之八十為職業人口，故吾人亦可假定中國生產年齡人口之百分之八十應

為職業人口。中國本部之人口約為三萬萬八千萬，其生產年齡人口約為二萬萬一千萬，於是其職業人口當為一萬萬七千萬人左右。由是可知我國從事各種近代工業之總人口亦僅約為全職業人口百分之五，至若近代工人則尚不及百分之一矣。

(b) 地域之偏在：中國之新式工人不但數量渺小，其地域之分佈更過度偏在沿海一二地點。據經濟年鑑所載，滬津青島廣東江蘇各地之工廠工人約佔全國工廠工人百分之七十，此中尤以上海為集中，幾佔全體之百分之四十五(註六)。中國沿海各地，以上海開發為最早，受外人之影響為最深，尤以對外對內之水路交通為便利，原料機械易於自外運入，產品亦易於向內推銷，以及社會秩序之較為安定，政治保障之較為穩固，工廠與工人之集中於此等區域，本為工業發展之自然趨勢；但由中國全國之經濟狀況觀時，此種偏在現象實為畸形發展。蓋就工業本身而言，中國廣大之人口皆散在內陸，原料亦遍佈內地各省，若不就內地原料產地與消費市場同時創設適宜之工業中心，僅匯集於沿海少數地點，則不但內地之龐大人力資源與銷場無由利用，即落後之農業社會亦不易有所改革；且沿海一帶之工業對外之依存性過重，以致平時不易擺脫殖民地式之羈絆，一遇戰爭又易喪失一切工業之基礎，如就勞工言之，多數之近代熟練工人皆集中於全國之一小部份區域，而其他大部份地域之廣大人口仍為見聞淺鮮，性格遲鈍之農民，倘欲開發內地工業時，則在中國之勞働移動性本已極小之情形下(因除普通妨礙勞工移動之因素外，中國更因各地語言，氣候，食物，習慣之不同，使勞工尤不易移動)，又加以內地交

通困難，更不易將他處之熟練工人移往，以致一切建設雖有充分之資本亦無法收迅速之功效，因尙須自訓練勞工開始也。此類弊害吾人於抗戰時期已充分嘗受。且不僅戰時後方新工業建設有感技工之不易覓得之困難，即由沿海各地招募而得之技工，恐於抗戰完結後亦將返歸故里，若彼時內地工人尙未訓練充足，則戰後內地工業之進展亦將發生不少阻礙也。

(一) 輕工業之偏重：上舉之工人大部份皆爲從事輕工業者，如依中國統計研究所調查之五十萬合工廠法之工人中，在紡織業中者佔全體之百分之六十，在飲食製造品業中者佔百分之十。在化學工業（主要爲火柴、糖、瓷、化妝品等消費化學工業）中佔百分之五（註七）；據中國經濟年鑑之記載，全國五十二萬之工廠工人中在上述三業中各佔百分之五十三，百分之十與百分之五（註八）。由此可知全國新式工人十之七八皆係從事消費品之製造，而此五十餘萬工人中女工即佔百分之四十八，童工佔百分之九（註九）。此種現象對我國今後工業之發展亦有重大之影響。因我國今後之工業建設，必須同時注重工業尤其機械製造業之推進。而此種工業發展之迅速，除資本與技術之因素外，更決定於是否有大量之熟練技工。若平時未能大量養成各種技工，則今後之工業建設即使資本與技術皆可由外國借入，僅此技工缺乏之一點，亦足阻礙其進展。

第二節 中國工人品質之優劣

中國工人不但在數量方面微小，其品質之缺點亦甚多。此等缺點實亦中國人口一般之缺點，但因工人形成一同質之人口階層，故此種缺點亦更明顯。其中主要者即爲體質與健康之惡劣，教育知識與訓練之缺乏，習性之退縮與保守等等。

近代工業勞動除管理人員爲純粹使用腦力外，工人方面皆須賴體質之優劣以定其工作效能之高下。如粗工工作專賴筋力固無論矣，即技工之工作亦賴其持久力緊張力與注意力，而此又莫不決定於其體質之良窳。中國工人之筋力據估計大約只及西方工人之一半，如輪船上之火伕，中國人一日能手運煤三千六百磅，而白人火伕在同樣情形下則能手運六千七百磅（註一〇）。至若其體格之弱小與健康之惡劣，更不待論證。關於中國工人之教育與知識程度無可資判斷之材料，但吾人已知中國之文盲在百分之八十左右；此種文盲雖多屬於農民，不能以之概括工人，且在工人方面，技工必爲有相當之知識與教育者，即一般非技術工人，亦以其久處都市見聞接觸較廣，其知識當亦較農民爲高，不過此種工人之知識普通只止於識字範圍，曾受基本之國民教育者恐寥寥無幾也。至若工人之訓練，則因中國以前一般工廠向不注重工人之訓練，社會亦無從事此種訓練之組織，故除少數高級技工外，甚少曾受訓練之工人。中國人之習性仍不脫農業社會之習性，則中國工人之生活習慣與工作态度自皆不免受此影響。於是中國工人之工作亦無處不表現個人責任心輕注意力弱，無精確性無正確感，懈怠敷衍，遲緩愚鈍；中國工人之所以不適於機械化的工業製品者，此種惡劣習性實不能不謂爲其一重要原因也。

中國工人此種品質缺點之結果即形成工作效能之低下，於是在同一工作條件下，工人品質較優良之國家，每工人之生產量或每工人能擔任之工作單位即較少。如日本紗廠每千錠紡錘僅需工人一八名，而中國紗廠則需工人三十二名之多（註一一）；又如中國有新式設備之大煤礦，平均每工人每日可得煤半噸，而外國同等之煤礦則可得三噸至四噸（註一二）。此種效能之差異亦發現於國內各地間，沿海各地之工人，因工業發達較早，其品質亦較後方內地工人者稍優，因之其效能亦較高。如上海紗廠一工人可管理之機械在湖南之紗廠中須用三人（註一三）。

然則吾國工人亦並非完全無優點可言？東方人手工之靈巧早已著名世界，而中國為文化發達最早，故在此點尤所擅長，不但漆器瓷器彫刻刺繡花邊地氈等完全需用手工之製品，曾表現中國工人手工之纖細優美，即對近代工業中需用手工較多之製品如鐘錶玻璃用具等，凡在設備較好訓練較周之處，中國工人亦皆能迅速表現優良之成績。在今後工業發展過程上，機械將逐漸代替手工本為必然之趨勢，即對藝術手工亦不能逃此天演之傾向——如對紡織之花樣即已有機械代手工之情形，但此種代替並不能遍及於一切手工技術，特殊之手工技術反將愈因機械之使用而愈佔特殊之地位。且中國今後工業中機械使用之發達必先主要產業與需大量生產之處，其他多種工業生產尚不得賴手工；且若更為保持國家固有之傳統與在海外獲得特殊市場計，此種手工技巧在工業製造上必仍將佔重要地位。

其次，中國工人忍苦耐勞之特性，亦為中國勞工之一優良品質。若此種性質僅止於知足聽

命順應環境，退縮保守不求進步，自反成阻礙工業之一因素；但若能藉教育以增加工人之自覺，啓發其知識，則此忍苦耐勞之特性實可成爲促進工業發達之良好條件。因在中國今後之工業化過程中，勞動環境不易迅速改良，生產又必需積極增加，於是此種能適應較劣環境之精神，即能造出人所不能之成果；如戰前上海之弄堂工廠及戰時後方新興工廠，能在種種因陋就簡之工作環境之下產出大量優良之製品者，莫非因工人能忍苦耐勞之精神所賜也。

第三節 工人待遇與勞動狀況之惡劣

過去中國工人待遇與勞動狀況之惡劣，早已引起國際間之注意。此種惡劣情形不但造成嚴重之社會問題，亦爲使中國勞工工作效能低下之基本因素，即上舉中國工人品質之劣點亦未嘗非由此種惡劣之工作條件所養成。茲將其中之主要者討論於下：

(a) 工作時間之冗長：每週六日每日八小時之工作，在歐美各主要工業國各工業部門中已爲平時工作時間之最高限度。在此次歐戰前不久，更已有不少國家——英美蘇聯——已採每週五日或每日七小時工作制度者。我國之工廠法係規定以八小時爲原則，但必要時亦可延至十小時，此已係原則上承認十小時之工作制度。但實際上尙不止此，十一小時之工作爲工業中普通之現象，如上海市各業之平均工作時數在二十五年爲一〇・五七小時，二十七年爲一一・〇三小時（註一四）。而德國同年之平均工作時僅爲七・五九小時（註一五），美國爲六・九一小時

(原表爲每週三九·一小時)(註一六)，即勞働狀況在工業國家中爲最惡劣之日本，平均亦尙未越十小時(註一七)。此種比較自極粗略，因各國計算平均所用之方法材料不同，其工人之構成亦不一致(如中國工廠工人中女工多，而女工向例工作時間較長)，但中國工人較歐美工人每日工作時間長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實爲明顯之事實。若更就各不同之工業部門觀時，如下表所示(註一八)：

	棉紡業(小時)	麵粉業(小時)	機器業(小時)	印刷業(小時)
中國(每日)	一一·五〇	一一·五〇	九·一九	八·五二
德國(每日)	七·〇五	七·六〇	八·〇三	
美國(每週)	三七·五〇	四三·八〇	四四·六〇	
美國(每日)	六·三〇	七·三〇	七·四〇	

由此表可知在歐美各業間之工作時間之長短大都相同，而在中國則消費工業中之時間特別冗長，僅需技術熟練程度較高之工業，工作時間始差近法定之標準(機器業之時間亦較長者，恐係做定貨所致。此外火柴烟草等業之工作時亦爲八小時，但此多係因其本身受氣候與原料之影響者甚大，故須視作例外)。

不但中國工人之工作時間極長，即休息日數亦極少。如歐美工人每七日最少有一日休息，此外尙有不停工資之長期例假，但中國工廠每月平均之休息日數僅有一·六日，全年年節及紀